



七

那小小的一把火，不一會就撲滅了，但還剩下一堆不堪誇大的廢墟。那廢墟中擱着一段不值咀嚼的因緣。那火，那因緣，當和尙重新感覺的時候。爲了它們並未留下任何影響社會的痕跡，它們便在時間的湍流中打個滾走了。

「師父，師父，師父，……」
有許多人向火塘裡搗出來的和尚低沉沉地呼喚。同時有一片喃喃的佛號流向他底耳根：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，觀世音菩薩！觀世音菩薩！……」

他冥冥中覺得身子已懸了空，好像躺在雲海裡；他體驗不出血球的跳動，只是想像到靈魂的游離，好像飄到這兒，飄到那兒，它並沒有放棄羈縻，它在圍着一塊具體的肉肉飛繞。後來。他的眼睛能辨別

• 上
• 官
• 慧
• 劍

物體的時候，靈魂纔歸入軀壳，他通過靈魂纔認得出他自己。活像個沒燒熟的番薯，擱在那裡；身傍多了一大堆人，大多數都在念佛，只有幾個士醫生們在那裡動手動腳的，那些婦女們都隔的遠遠地滴着淚，小孩子擠在他腳邊伸舌頭眨眼的，嘴裡咕噥着。

「阿彌陀佛……」那些善男子善女人，正念着佛號，忽然發現他掙扎眼皮了，纔不約而同的深深地唱一聲「南無救苦救難消災延壽藥師佛！得救了！」

「讓師父靜點吧！尤其小鬼頭們統統滾！」有個粗獷的農夫吼起來了，人們逐漸退去；小孩子越發鬼頭鬼腦的不肯走了。和尙覺得農夫這麼關切，他本來想幫孩子說一句話，可是怎麼也掀不動嘴唇，只得表現着初出母胎的嬰兒的能力；

那惟一能代替他說話的，就是眼皮的掙扎和呼吸的急促底音符。
農夫看他似乎在乎在掙扎着什麼，便更大聲地吼起來：「滾呀，滾呀，這些小鬼頭，再不走我就要動手挖你們眼珠子了！」這些孩子經這一嚇唬，都輕手輕腳地溜了。直到他們溜得很遠。便大聲談論他們爸媽的師父被火燒的事。

惟美總算在鬼門關上走一趟又回來了。三天後，他開始有均勻的呼吸，雖然肺部已受了傷。但對於一個偷來的生命，還算便宜。

「但是，生命多麼脆弱！」他禁不住一陣幻滅的悲哀。「一個人的生命能力竟無法透過流轉的時間而單獨存在，所以，這些『無常鬼』在這個器世界便橫行霸道了！」

他感覺無常的眼睛，在這場火之後，格外顯得猙獰。於是他產生一種「打破沙鍋問到底」的決心：「生命是什麼呢……？」

「師父」，農夫看他有了起色，便敢平靜的探問了，他說：「幾天前那把火呢，怎麼燒起來的？」

「火，什麼火？」
「您忘了師父？幾天前您遭的那場火！」

「妙行，你是說我的茅棚麼？」

「是的師父，那很危險呢，差一點兒，您就完啦！」

「噢！那！沒什麼，是火燭倒了的，哦，我弄不清了——也許！」
「師父！他們趕早活的人看到火起的時候，山上還有人影哩」，他吶吶地說：「那也許是歹人」啊

「不可能吧妙行！趕早活人所見的——也許是眼中的山谷幻象，……」

「哦，真是呢師父——他們說：那是幾條人影，好像奔什麼似的，向山後頭溜！」

「那也許，妙行！唔，也許是第一個救火人的背影，那時候人心是亂糟糟的——你們知道誰是第一個救火的？」

「……」
農夫木然，這顯然是他無法解答的小小的難題，實在誰也不知道誰是第一個搶上山去救火。因此，他了解師父也如當年的惟美不了解他的師父蒼梧一樣。

一個月後，附近的佛教兄弟姊妹們又爲惟美砌一座較結實的小廟，他們再也不許惟美孤另另的一個癩和尚住在山上了，他們說：「我們再也吃不了另一次的天火！人們把那場當作天火的——那是危險的！師父有了好夕，也是我們罪過呀！」

他們如同古老的迦毗羅衛國的人民，一朝皈依了佛陀的時候，他們感覺佛陀纔是他們靈的旗幟；於是這些善男子善女人——爲了惟美，也爲了他們靈魂的安靜，他們毫不吝嗇地獻出了「靜觀禪寺」。

朋友，現在談談到我自己了。記不清是哪年春天，我隨軍駐在輝縣一個小鄉村裡。一天傍晚，和幾位朋友閒逛，送到我們附近一座風景幽美的小廟裡——我必得再告訴朋友，我們完全是閒逛的，沒

有目的，我們正為漫無目的的緣故，纔蕩入了這座小廟。

我們一共三個人。

叢默，是陸軍通信兵上尉，沈雁行，是電機中士，小伙子。我也得申明一下，那時我是個廿四歲的特種兵參謀。我們三個人以叢默最老，他三十九；雁行十九歲，最小。我們三個人雖有兩個是大學生，却都不是學哲學的，所以對宗教也是門外漢。我們以這小廟宇作為遊玩的對象，完全是滿足一個新環境的好奇心。

我們三個手牽手進了依山編成的竹欄柵，帶着大兵的粗魯，闖進這清靜的佛土。

「呦，老叢！怪清靜的！有個地方做住家還不壞！」

「……老叢沒睬我，只管往大殿上呆望。

「那是財神，還是火神？」雁行問。

「羅漢吧？」我有口無心地說：「他們說同和尚一樣裝束的就是羅漢。」

我們上了大殿，殿上沒個人影；也沒有一粒灰塵。

「嗒！嗒嗒……南無——梭羅梭羅夜多……」

「什麼叫的？」老叢驚問：「哪裡來的聲音？」

我也聽到了，沒說話。看看大殿的四週和雕像的前後，沒有人，更沒有任何可以自動發聲的東西。

「是人聲！」雁行說：「嗒，上尉！呼盧呼盧多夜——念咒語？念什麼？」

「怪呀！找！」我招呼他倆。

「神廟裡也出了妖了！」老叢叫起來。

我們分頭找，殿前的東西欄房，殿後頭小山坡，廚房，菜園，廁所都找遍了，也沒找出什麼來。

我們又回來，坐在拜墊上，大家對着那尊安祥的聖像發笑。

現在那種不知來自何處的聲音消滅了，從那神像後頭鑽出個和尚來；笑嘻嘻地咧着大嘴巴，穿着白粗布上衣，黑褲子，赤足草鞋，肩上擱着一把鋤頭。一看到我們三個，忙把鋤頭扔了向我割個合十——哦，向我們合合掌。

「官長好噢！」他笑嘻嘻地：「拜佛噢？」

「拜佛？我們來閒溜的。」雁行說：「甚麼佛？」

「釋迦牟尼佛。」和尚說。

「哦——就是我們小學歷史上那個釋迦牟尼麼？」

「許是也吧！」那和尚摸着下巴，圓着眼睛。

「是的是的，喂和尚！你們牆肚裡，哦不對，你們廟裡什麼東西作怪啊！」

「沒有！沒有呀官長！」

「有！有什麼呼盧呼盧夜夜的聲音！」

「哦！」那和尚嘴巴都快咧到耳腔根了：「嘻嘻！你們弄錯了，那是大悲咒！是我師父念的！」

「你師父？」

「唔，在廟裡！」他說着便指給我們看，「你們看，他閉的生死關——了弗起噢！」

我們又實楞了。對於和尚這一套，實在諱莫如深。但是，經他這

虛雲和尚法彙附年譜

每部三十元（共三冊）
流通處：基隆安一路大覺禪寺

一指，我們就不費勁地看到了。你說我們有多笨！在靠大殿右邊牆左角，有兩扇被日月剝蝕了的紅漆門，門上貼着五寸多寬七八尺長的兩幅紅紙封條，上面寫着：民國廿八年，外加什麼二四七二年——十二月初八日吉封，門橫額上漆着「生死關」三個碗大的黑字，事實那黑字差不多快磨得差不多了，紅漆也快變成黑漆。

「喂，和尚！什麼是生死關？」

「嘻嘻！就是，在廟裡坐——上升極樂世界——坐到了，叫生死關，他坐的是淨土宗的生死關！」

「淨土宗？」

「淨土宗！念佛宗，不錯！」

「噢，那裡面人呢？」我一逕地沒頭沒腦的問。

「師父！」那和尚跑到牆邊隔着小木板說：「客來咧！」

你說多怪，那木板牆上有兩塊小板合成的小櫃門擦地開了，裡面現出一個散髮披到兩肩上的蒼白人

像來。

我們都嚇住了，但是，我們三個連合起來向小櫃門邊——事實是小窗戶——移動。

那大理石般的蒼白人像，向我們啣着僵尸式的笑，併攏白臘般的双手念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

我們閉住氣向他攻緊了半响，也學他念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。」

到小門邊——那小門上還有兩行模糊的寸楷字，以先離遠沒看出來，到近了，發現它的上聯是：「剪一片白雲補衲」，下聯是「對三更明月參禪」；不過，我總覺得在大

殿裡面貼這樣詩情畫意的對聯，遠不如貼在一間幽靜的小臥室裡窗門上好。

可是，我還是暗叫一聲「好哇！」再看小窗門橫額却寫着「淨土關」三個楷字。

那披髮的人，當時我們並不以為他就是和尚，和尚為什麼留髮呢？因此我們停留在頭髮的問題上，痴楞地待那位光頭和尚搬了凳子來，我們纔開始作一次新奇的談話。

九

現在，那披髮人更清晰地映入我們眼簾。那小屋裡的景象，也陰森森的給我們一種逼人的寒意。

那披髮人莊嚴而安靜地跌跏危坐，穿一身灰褐色深秋用的和尙服，疏朗朗的兩道淡青色的眉毛，掛在那深沉而遠小的鷹眼上緣，那深小黃睛的鷹眼，有一束寒光帶着冷氣從瞳孔中射出，先射我，後來轉射叢默，再直奔雁行；然後，那束寒光收縮了，再退回它底深遠無底的眼潭中安靜下來。

當人們碰到他的那雙眼之後，我以為那些人們決不會承認他是善良的出家人，但是再接再厲那兩片蛤蟆嘴唇，就不同了。那嘴唇却充滿無邊際的收容人間苦難的笑容，雖然那鼻骨瘦而削直，面色雪白而僵硬，下巴深陷而怕人，但當你看到他包容一切底嘴唇底慈憫的微笑，便一切都可原諒了；那正是一張菩薩的嘴唇。

小屋裡底景況，大部份被他僵直的身軀擋了。從他那小小的耳葉邊望進去，可以簡單地看到一部份書籍，香花水果，以及作閱讀之用

的一張香案，和一尊金色雕像；此外，就看不清了。我們在這一瞬間，對這怪人的了解也僅及此。

「你是那一類人呢？」我們雁行老弟第一個發問。

「先生，我是和尚！」是生硬的，並且沉重的。

「和尚是不留髮的，像這位師父一樣。」老叢敲那光頭一眼說。

「不，像我們閉關的人，爲了緊縮時間的浪費，可以讓它長個一年半載，或者長上三年五載再整理一次，不過：」他說：「關於留頭髮，並不會影響出家人的身份的。」

「哦？」雁行說：「那麼這樣說來，你們倒不會享受清福了。」

「哦？」那和尚突然又把那一束寒光噴出來，他深刻地說：「當和尚那裡是享福，原來你們嘴上沒長鬍子的人這麼不了解和尚？和尚是負荷釋迦牟尼的使命，勤修戒，定，慧業，鷄鳴已起，更深始寐，早暮功課，中時讀經，這是靜修的出家人。此外還有頭陀行者，過午不食，三衣一鉢，兩袖清風，身無長物，芒鞋草履，拜禮海內名山，參訪高僧名士，哦哦，和尚行爲，那裡有世福可享，如果說有些和尚是享福的，那不是侮辱出家人，便是出家人中的敗類；先生……」

「那麼——」我插上去說：「照你說起來，做和尚倒是一樁苦差事啦？」

「不的，喂，妙行！拿茶來！先生，我們出家人，只是求得人間淨土的實現，和理想佛國的印證，至於享福和受苦，那是無心計較的。」

「！」

「哦哦！」老叢莫明其妙地晃着腦袋，好像經過和尚這一說，他就通了，其實，看他那付楞相，還是一肚子糊塗。

和尚從那個叫妙行的年青和尚手上接過茶，便請我們一同呷茶，呷罷茶，我們便向老和尚討教些關於神鬼狐怪之類的問題，因爲，我們在社會聽到這類的故事最多——壞話說一千遍成真理——所以我們也不由得不相信這些。可是，老和尚却不承認它們，他說：「只有身披袈裟，胸掛璣珞，赤足纏髮的聖者，纔是他底同志，至於那些「怪、力、亂、神」的，都是借釋迦牟尼和觀音大士當它們的盾牌，其用意全在壯大自己。」

他說，鬼神之類的只有多神教的信徒趨之若鶩，它們在整個人生哲學中並無法找出澈底的根據，雖然我們佛教也不否認它底存在，但它只是我們「唯心」所現的幻覺，當你一旦投入佛陀知見之後，你便會發現一個光灑灑赤脫脫的萬有真理，它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見真實，也不見虛幻，那惟一的一片佛陀的光輝。

「鬼神狐怪之類的，它們好比宇宙海中一滴水，」老和尚閃着寒光灼灼的眸子喃喃地說：「當它們一朝流入海洋，它們便不能獨立了，最後顯的只有一片海洋——這種道理，放之任何有情眾生都是一樣，它們較人類，並不高貴！」

論，合不合邏輯，我們也弄不清楚。而這些古怪深遠的話語，我得承認我從沒聽過。叢默和雁行，好像也摸不着頭腦，看他們那片茫然無指的意識中，簡直潛藏着這老和尚就是「神」的色彩。

末了，老和尚說，關於佛學並不是三言兩句就可以使一個大學生了解的。如果你們要知道點，可以帶幾本書回去看看，這是他衷心願意幫助我們的。

爲了這根到底之故，我們臨走的時候，的確帶走他幾本書，到今

(上接第27頁「仲媽」)

事，舅母剛生產一個女孩，產後生病不能走動。豈知日軍挨家搜索，找女人。仲媽擔着焦慮，把舅母藏在灶後柴草堆中，那些禽獸不如的敵軍，看見了初生的嬰兒，伸出亮晶晶的刺刀逼着仲媽，問她要小孩子的媽媽，她硬着頭皮，伸長了頸子，打着手勢表示：「你要殺就殺吧！小孩子的母親已走了。」

誠的默唸着觀世音菩薩聖號。他們在門後，床下，衣櫥中亂翻亂找一頓，最後跑到灶邊，儘用刺刀向草堆上亂撥亂刺的試探，仲媽嚇得直打哆嗦，背過身去，不敢看。閉起眼來，加緊的唸觀世音聖號。敵軍走後，舅母幸未受傷，已嚇得半死。這樣藏在家中接連三天，日軍穿流不息的來敲門，搜查盤問實在應付不了。仲媽想出主意，向附近尼庵的師傅借了一襲大袍，把舅母扮成老尼的形狀，頭上披着風帽，臉上塗了些鍋鏽，閉着眼睛裝着瞎子，仲媽牽着手杖，把她引出城去，寄居到鄉間佃戶家，孩子留在家中，走到城門口，那守崗的日軍注意到母舅這不倫不類的怪樣子，喝令站

天我還隱約記得有一本是菩薩學處，一本印光大師嘉言錄，一本科學的佛學什麼的。

我們走時，他昂然不動，自始至終都流着悲憫的微笑。

我們出了竹欄門，山中已入黃昏，途中，雁行說：「我看這和尚就像一根冰棒！」

「可是一根解渴的冰棒哩！」我說。

「他的道業深著哩。……」老叢低着頭向自己耳語。(未完)

住搜查，又責怪她沒有敬禮，狠狠的打了一記耳光，產後虛弱的身體被打得踉蹌的跌了一交，昏眩過去。仲媽急得只是磕頭，央告着她是個殘廢病重的老尼，說了半天好話，才混出了城。

以後的些日子，仲媽守着無人的空屋，以最儉省的生活方式，撫養着嬰兒親戚們去探望，看到那白髮蕭蕭的老婆婆，抱着才生幾天的小孩子，餵着米湯，情景非常悽惻，才幫着將孩子暫寄到育嬰所。仲媽守着外祖的家，不管生活怎樣艱難，始終保持屋內的原物，一絲不動。她唸佛，唸得有工夫，一聲阿彌陀佛成了她生活裡最高的幸福。在苦海中沉淪飄盪過來一生，她終於攀上了救生艇的船舷，登上慈航寶筏。以愉快的，毫無恐懼的心情，安度了她的殘年。色身的苦樂，已全不在意。一種自在寧適的樣子是常人所能企及的。臨終聽說她毫無病痛，神態安祥，心智清楚，外祖的親戚同道，助她誦唸佛號，她起身跌坐，合掌向衆人道謝告別。最後在一片阿彌陀佛聲中安然往生。